

从英国到香港、从西贡到粮船湾天后诞，他们带著天后像回家

上一代想著怎样传承香港一隅的天后诞，下一代却可能视英国为家乡。



在粮船湾天后庙外的巨型花牌，有著“天后宝诞”、“四海升平”、“粮船湾水陆居民太平清醮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4月30日下午二时，醒狮、麒麟伴随著锣鼓声起舞，粮船湾村民聚集在岛屿码头一带，等候天后从海上归来。

从香港西贡码头搭上快艇，经过六角形岩石不久便抵达粮船湾，这里是西贡最古老的村落之一。湾内天后庙外的巨型花牌，有著“天后宝诞”、“四海升平”、“粮船湾水陆居民太平清醮”。对渔民出身的村民来说，今年5月1日是继农历新年后最重要的节日——天后诞。正值疫情后的首次“大届”，村民从农历3月19日起一连四日，在石地上筑起戏棚演出“神功戏”，并按传统奉天后像出海巡游，祈求社区风调雨顺、平安。

粮船湾天后诞，是广东沿海一带唯一奉天后圣母（妈祖）乘神與海巡的庆典。今次是事隔六年后再举办“大届”——每逢双数年为“大届”醮会，前几年因疫情转为规模较小的“小届”。尽管湾内长住的村民不多，庆典期间，有移居九龙的粮船湾村民回来帮忙、与儿时玩伴和家人叙旧，也有移民英国的村民在海外成立同乡会，每年带天后像回港贺诞。

对村民而言，供奉天后不但为保佑平安，亦是水上人的身份象征。节庆期间，旧人聚在一起，但热闹人烟的情境在节日过后将会恢复平静。粮船湾村民离散各地，在市区、在海外，下一代与上一代的身分认同不一样，对于天后诞亦一知半解。经费紧绌、后继无人，村民要怎样传承天后诞文化？



今年5月1日对粮船湾村民而言，是继农历新年后最重要的节日——天后诞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天后海巡

53岁的粮船湾村民 Kat 说，粮船湾天后诞至少有一百多年历史，早在2014年被列入为“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”。

根据传统，十位蓝衣缘首从天后庙内捧出天后行身，并安放在神輿上；他们负责将村民建醮的祈求传达给神明。神輿被抬至天后宫外进行洁净，工作人员为神輿簪花挂红，并挂上姜和碌柚叶等辟邪。在缘首和道士护驾下，天后踏上红地毯到主船开始巡游。

天后出宫的仪式颇为繁复，Kat 说，“首先他们会掷筊杯问，什么时辰可以出宫出海，天后娘娘答了之后，说是今天11点45分。”

时辰已到，村民缓缓抬天后到主船上，30几艘船只跟随其后。

出巡期间，天后座驾船上的师傅则为亡灵诵经超度，以祈阴安阳乐，风调雨顺，居民平安。一众善信遂跟随船队出海，和天后娘娘一同海巡。船只护送天后前往伙头坟洲和火石洲之间的海域，即昔日渔民出海捕鱼行走的路线。船队人员会在附近撒落冥镪和饭菜，及在海面放下纸船，让海上孤魂乘坐。

Kat 一行人则在副船出游护送天后，期间船上妇女撑船或跳扇舞，为天后娘娘庆生表演。



天后诞正日的重头戏是抽花炮，夺得花炮者意语来年好运。5月1日当天，不少花炮都由船运抵岛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主船行在首位，期间渔船皆不准行驶。“这个是尊重，回程也不是你想几点回来就回来，他们有掷杯仪式，问天后娘娘什么时候回家。今天的回复是1时45分。”Kat 说。

完成海巡后，张溢中无暇拂去额上的汗，便忙著埋头处理文书。负责筹备天后诞的“粮船湾天后宫值理会”每4年换届，由湾内居民选出21名执委，再互选出正、副总理，今届他获选为副总理。

58岁的张溢中水上人出身，10岁前，八兄弟姊妹与父母挤在40呎长的艇上，吃喝玩睡，全在一叶舟。水上人深信天后保平安、财富，父亲出海捕鱼，船头有间房专门供奉天后像，早晚也拜。人在水上飘，最怕大雾、暴风雨，“尤其我爸爸，这么多子女在船上，有什么事，我们就‘一镬熟’了！”天后给渔民战胜风浪的信心。

儿时他觉得，天后诞既是表达尊敬的日子，也是难得的上岸机会：“我生活在水平线上几呎，过天后诞可以走上山，看到的风景完全不同！”还能与很久没见的亲朋戚友一起玩。期间的重点活动之一是抢花炮，抢到代表受天后眷顾，父亲也抽中过。村民也会穿过10呎高“鬼王”纸扎神像的裤档，祈求身体健康，他儿时也试过。

每逢天后诞，年过70岁的江水生都以“粮船湾旅欧同乡会”会长身份，从英国回来贺诞。村内的前辈说他有心，想天后保佑他们，在1997年把一尊18吋的等身天后像送他，带到英国会址，他每次天后诞也带回香港。

这年，他如往年一样依照乡亲教导的习俗，上飞机前用碌柚叶抹拭天后像，随后用红纸包裹，并向天后交代一举一动：“上车要说‘天后娘娘我们坐车啦！’派飞机餐也说声，‘我们用餐了！’”诞期完结又带回英国。这样一来一回的习惯，已经20多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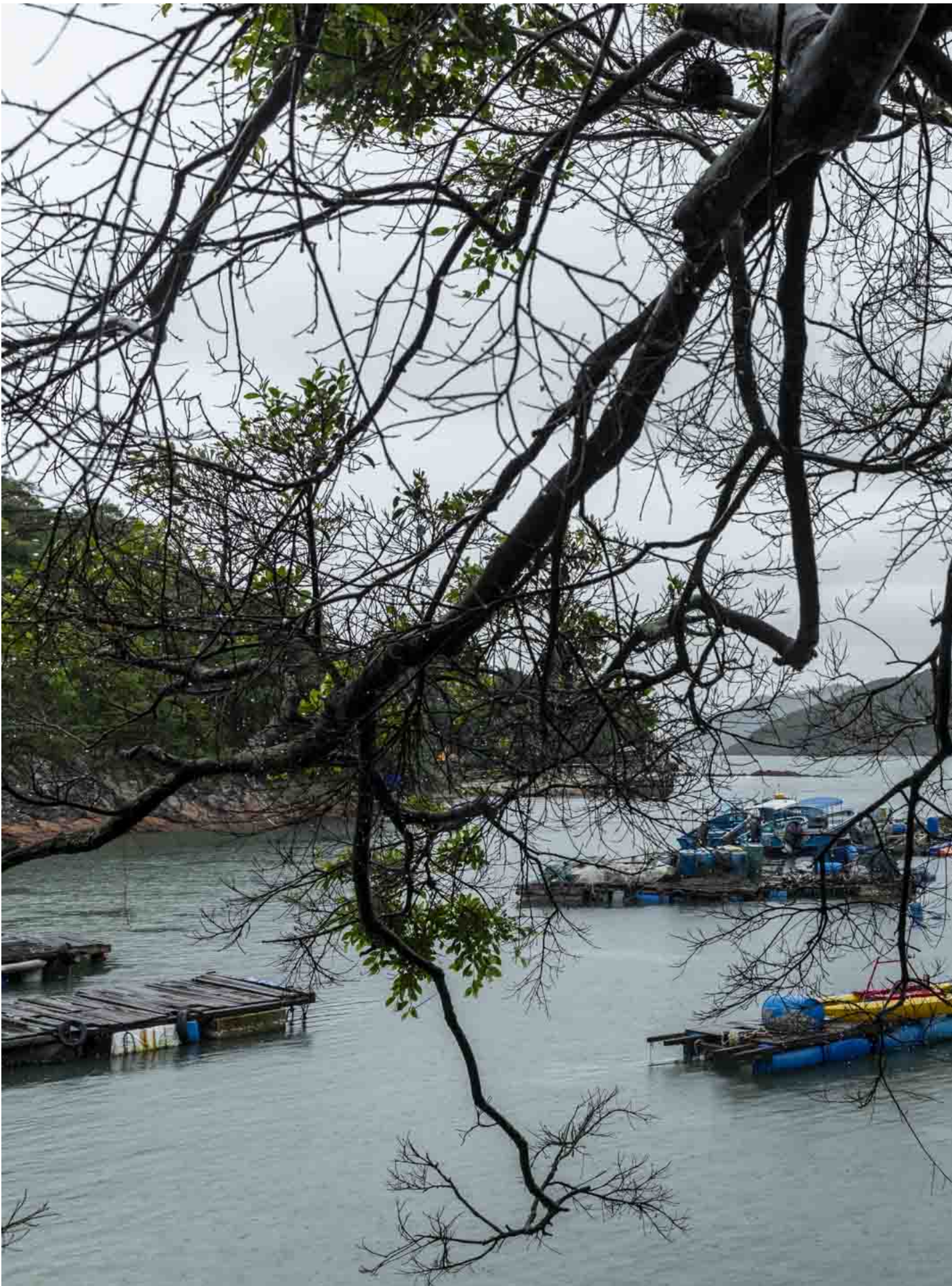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天后诞，江水生都以“粮船湾旅欧同乡会”会长身份，从英国回来贺诞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世纪初中期，部分粮船湾村民陆续移民英国、法国、荷兰等地。江水生在五十年代出生于粮船湾东丫村，六十年代末，为了改善生活，17岁的他独自到英国投靠已移民的大哥、舅父：“当时香港很穷，打工月薪才百多港元。去到那边，一个星期都不止百几元。我又年轻，就想著不如去闯世界。”

在陌生异乡，江水生从低做起，边在华人餐馆做侍应边读书。后来舅父返港，他便孤身到伦敦发展，从打工到结婚生子、开外卖店：“生活很枯燥，当时不多华人，也很少能融入外国人，多数做华人餐馆。”八十年代，他转战保险业，后来在唐人街开办公室，又帮在英华人处理保险、做翻译，重遇了一些粮船湾的乡里。

江水生说，年少不识“乡情”为何物，即使定期回港探亲，也鲜少参与天后诞，直到年纪渐长才越发思乡。1996年，乡亲叫他回粮船湾看神功戏，他才发现天后诞有多热闹——各村乡亲像百鸟归巢，江水生与他们聊得兴起：“说说小时候一起读粮船湾公立学校，我们在哪里玩，你以前经常欺负我……大家很开心，原来以前这么调皮。”

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创立“粮船湾旅欧同乡会”，并在英国购入会址，连结散落海外的粮船湾人。英国城市距离远，平时大家鲜少见面，有了同乡会，除互通消息，大时大节、喜庆事，也会相聚。江水生说粮船湾人四散，岛上平日只有三四个居民，但天后诞有一种凝聚力，把众人定期聚集到一起。



粮船湾岛上有四条村庄，包括东丫、北丫、白腊及沙桥头，居民主要为客家人及水上人，分别以耕作及捕鱼为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上岸

粮船湾岛上有四条村庄，包括东丫、北丫、白腊及沙桥头，居民主要为客家人及水上人，分别以耕作及捕鱼为生。粮船湾前称粮船湾洲，原是香港第四大岛屿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贡东重要的避风塘，吸引了众多渔船停泊。

1971年，万宜水库在粮船湾一带动工，将岛屿和西贡半岛连起来。渔民生活大受影响，加上渔业式微，政府安置他们到西贡陆上的官门渔村，张溢中一家便正式上岸。但张家的生活没有离开大海：张溢中做过水手、船长、游艇生意，都与水有关。父亲把天后像搬到西贡新家，全家早晚上香。每年还神、节庆、天后诞，全家必会回粮船湾，有时身体不适，也会回去拜拜。

在沙桥村土生土长的 Kat 则因上学而搬出市区。现居于黄大仙的她，今年藉天后诞回来带领导赏团。Kat 是渔民后代，见证过七十年代的天后诞人来人往，与现时分别很大，“以前出巡船很多。”旧时每家每户出动船只出巡，场景浩大。



粮船湾天后诞每逢双数年为“大届”醮会，前几年因为疫情而转为规模较小的“小届”。事隔六年后再举办“大届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同为50多岁的石仔自小在粮船湾海岸的渔船上长大，现为地盘工人。他每年最期待便是天后诞醮会，是“神功戏”的常客。从前天后诞的戏棚延伸至海边，工人把竹棚插进海底，儿时的石仔恃著自己为渔民懂水性，老爱爬进木柱之间扔石头，“很过瘾。”每逢天后诞，他总流连到深夜11时多才跑回船上入眠。

随七十年代万宜水库落成，渔民获当局补偿住屋，有些渔民卖掉船只或变卖渔排，越来越多渔民从此上岸。但天后诞在八十年代仍然热闹兴旺，有几户人家甚至连续三晚刳猪庆祝。石仔指高峰时期约有200艘渔船停泊在岸，是现在的四倍。不过，石仔一家后来也没有再养渔排，在1993年上岸打工，现与家人居住荃湾。

举办天后诞需要大量人力，移居岛外的原居民总会回来帮忙，对于早已上岸与成家立室的石仔一辈，是难得与老友叙旧的好时机。正值双数年天后诞“大届”，石仔这天与儿时玩伴特意回来当义工。旧时他们是水上邻居，两家渔船相隔只有几十米，近得“睡前可以说 Hi”。

石仔与 Kat 这一辈人，年少时接受过基础教育，待长大后“都转行转型了”。Kat 估计仍做渔民的人，“一成都没有，大部分都不会再继承衣钵。”有的渔民以养鱼维生，有的便把船转成游艇。停泊在粮船湾的船买少见少，离开岛上岸的年轻人则越来越多。现时海岸边的渔排，都属于70多岁的老村民。



参加者在粮船湾天后庙参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尽管搬离了粮船湾，Kat 每当有长假期都会抽空回来。天后诞正日的重头戏是抽花炮，夺得花炮寓意来年好运。大会晚上抽出幸运儿后，村民随即竞投花炮上的祭品。Kat 母亲作为虔诚善信，有一年豪掷两万多港元买下花炮上的金链，以求好彩头。

“始终海面风云变色，大家是预计不到的，天后就是保佑大家风调雨顺，每年我们都会帮她庆祝生日。”Kat 说。大时大节之外，她每逢年初都会买些水果及鱼等祭品，随母亲到天后庙祈福求平安，年尾还神，年年如是。

离散与传承

张溢中父亲以前积极参与天后诞、修庙等事务，大哥后来亦接棒。他本不热衷于筹备，直至十多年前整理旧照，见到站在前排、小时候的自己，萌生回来接棒、继承父亲工作的念头，“我们不是迷信，这是文化承传。”他由重修旧庙开始，见到前辈们出心出力，感染他越做越多。



负责筹备天后诞的“粮船湾天后宫值理会”副总理张溢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但是，近年办天后诞越来越吃力，张溢中说最大问题是经费。成本动 二三百万港元，本来靠善信、居民捐款，但近年捐款减少。以往旅欧居民捐80、90万港元，近年却锐跌至20万，若无公帑资助，必然亏蚀。今年，西贡民政事务处、华人庙宇基金等批出数十万元，但最大开支的神功戏却不获资助。值理会总理郭有进补充，以前天后海巡后会办盆菜宴，但基于食品安全、成本考虑，唯有取消。

六七十年代的天后诞大排筵席、挂灯结彩，参与者以数千计。今年天后海巡比六年前少了约三分一人流。村民慢慢变老，开始要吸引外人，粮船湾却交便不便，从西贡搭街渡也要一小时。

要烦恼的，还有后继无人。张指著身上的“粮船湾青少年花炮会”团衣，打趣道，自己已算是“年青人”，下一代不多回来帮忙——就如自己儿子，在西贡市区出生，对粮船湾印象模糊，已失去身份认同：“本身今年说回来，谁知起不到床，不来了！”他苦笑说，“去了英国的下一代，也很少回来。他们的乡下是英国，不是粮船湾。”



粮船湾戏棚上映“神功戏”，村民在棚中观赏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为了吸引年轻人和游客，老湾民们花了不少功夫。以十多年前重修天后庙为例，他坦言从保育角度，其实不应翻新：“但我们希望做光鲜、舒适的庙，吸引年青人进庙看看。小时候我也很少进去，黑沉沉的，见到都怕。现在看天后娘娘，红光满面，对著你微笑！”他们翻新码头、在天后庙广场地面舖砖，在村公所加装冷气、电视、卡拉 OK；今年与由旅游事务署主办的西贡海艺术节合作。

张溢中反复强调“天后的力量”，不但保佑平安，亦是身份象征，“我们水上人的代表是天后……我家人、认识的人都重视天后。我想做多点事，让香港人觉得我们很虔诚、很有力量。”随著经济转型、万宜水库建成，湾内渔业式微，居民陆续搬出市区，部分人移民海外，只剩数名居民留守。办天后诞，亦是聚首一堂的场合，他们希望借此团结每一代人。他说，粮船湾人多是亲戚、老朋友，天后诞“自己人”统统回来帮忙，兄弟负责筹备，姐姐、三嫂帮忙做茶果——话音未落，又有湾民上前与他握手问好。

为何“粮船湾旅欧同乡会”，命名要用上“旅欧”一词？江水生说，“意思是旅居，就是暂时住在海外。以前生活所迫而离开，我们一定会回来。香港是我的根。”他的下一代在外国出生，母语就是英文，跟他们的身份认同不一样。以前，他会播 TVB 让子女学广东话，但他们懂说不懂写，有些后代连说也不懂说。他担心年纪大了，天后诞的仪式还有人接手吗？

他在去年成立“粮船湾联谊总会”，想连结不同背景的湾民相聚，也互通资讯：贺诞有甚么仪式？拜天后怎样做？他继续想办法，向粮船湾人和公众讲天后诞的故事。



天后诞正日，整天都下雨，参加者都要在雨中进行仪式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香港文化](#) [#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